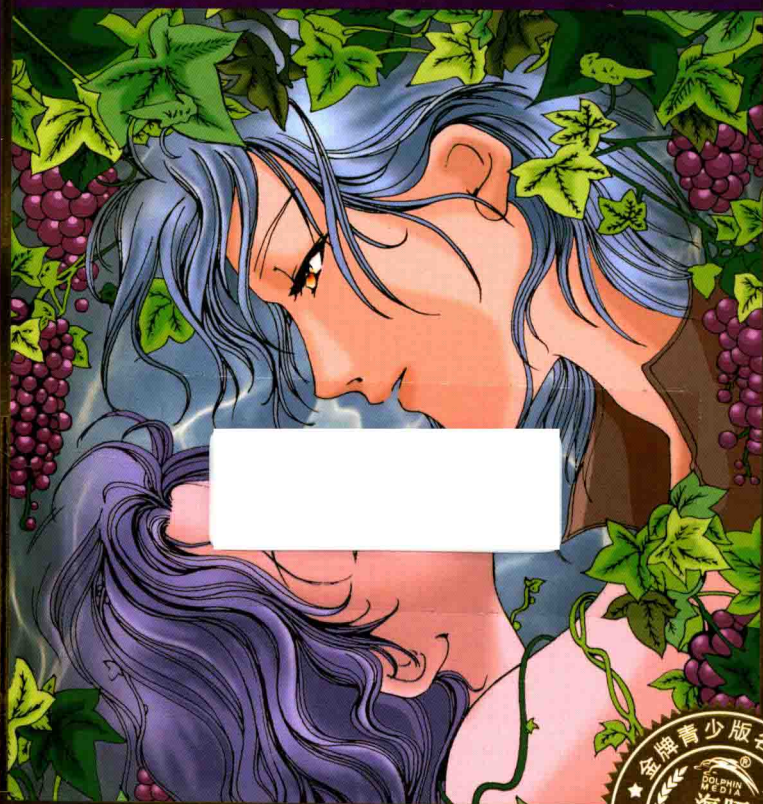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阴谋与爱情

Yin Hou Yu Ai Qing

·青少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

• 青少版 •

阴谋与爱情

[德国] 弗里德里希·席勒 / 著

琼玉 / 改写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阴谋与爱情/(德)席勒 (Scheller, J. C. F.) 著; 琼玉改写. —武汉: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5.1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ISBN 978-7-5560-0361-7

I. ①阴… II. ①席… ②琼… III. ①悲剧-剧本-德国-近代-缩写 IV. ①I516.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08881 号



阴谋与爱情

(德国) 弗里德里希·席勒 / 著 琼玉 / 改写

责任编辑: 罗萍 叶朋

绘画: 橙子墨 漫漫猪 木子乐 效果制作: 李劲松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崇阳文昌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880×1230 1/32 4.375 印张 彩插 3P

2015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60-0361-7

定价: 10.00 元

策划 / 海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15071049)

网址 / www.dolphinmedia.cn 邮箱 / dolphinmedia@vip.163.com

咨询热线 / 027-87398305 销售热线 / 027-87396822

海豚传媒常年法律顾问 / 湖北豪邦律师事务所 王斌 027-65668649

前 言

弗里德里希·席勒（1759—1805）是德国伟大的戏剧家、诗人和文学理论家。

席勒出生于从德意志中分离出来的封建小邦——符腾堡公国的马尔巴赫城。父亲原是外科医生，后来当过小军官；母亲是面包师的女儿。席勒七岁时，全家迁居公爵行宫所在地路德维希堡，使他有机会见识到剧场，唤起他对戏剧的兴趣。1773年，其父奉公爵之命，将席勒送进一所军事学校。八年严酷的军校生活，与家庭和外界几乎完全隔绝；但在青年心理学教师阿贝尔的进步思想影响下，席勒暗中阅读了莎士比亚、卢梭、歌德和其他一些“狂飙突进”诗人的作品，产生了强烈的反封建思想。

在毕业前两年，他偷偷地写下了具有强烈反专制主义思想的剧本《强盗》。1782年，《强盗》首次公演，轰动一时。

1783年，他创作了青年时代最成熟的剧本《阴谋与爱情》，从此蜚声文坛，并且被曼海姆剧团聘为剧团作家。第二年，《阴谋与爱情》上演，又获巨大成功。

1785年3月，席勒到了莱比锡，在农村，他写出了著名长诗《欢乐颂》，歌颂爱情与友谊，号召人

们相亲相爱。这首名诗，有几节诗句后来被贝多芬选进他的《第九交响曲》中作歌词，在全世界广为流传。

1787年7月起，席勒在魏玛潜心研究希腊文学和历史，并陆续写出了长诗《希腊群神》和《艺术家》，以及历史著作《尼德兰独立史》、《三十年战争史》。

他在魏玛结识了歌德，成为德国文学史上动人的一章。他和歌德一起写了许多著名的叙事诗和讽刺短诗。由于歌德的鼓励，席勒还完成了大型历史剧《瓦伦斯坦》，展现了德国17世纪三十年战争的历史画面。席勒的戏剧代表作还有《唐·卡洛斯》、《玛丽·斯图亚特》、《奥尔良的姑娘》、《威廉·退尔》等。

席勒还写过许多哲学和美学著作，著名的有《美育书简》、《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等。

席勒在很长的时间里受着贫困和疾病的折磨，他为了生计所迫，不得不为了增加收入而拼命写作，以致累坏了身体，终于在1805年5月9日晚逝世，年仅46岁。逝世前，他正以一个俄国题材写一出新剧《德梅特里乌斯》，从留下的片段看，它可能成为又一部杰作。

席勒读过我国明代小说《好逑传》的德译本，赞誉这本原著是“叙事艺术的杰出成果”，但对译文

很不满意，曾动笔重译，可惜未能完成。席勒在诗集中收有《孔夫子的箴言》一诗。他还根据意大利作家戈齐的作品改编了一部有关中国的戏剧《杜兰朵，中国公主》，抒发了他对中国被压迫妇女的同情。

《阴谋与爱情》讲述了一个平民女儿与贵族男子的爱情及其如何被阴谋破坏的故事，反映了进步青年要求打破封建等级制度、要求平等的思想。另一方面，席勒在这部作品中，竭力揭露德国封建贵族阶级的腐败和罪恶。剧中的故事，很多直接取材于德国当时的社会现实，例如出卖壮丁一事，就是符腾堡欧根公爵的真实罪行。

席勒戏剧很早就被介绍到我国来了，曾对郭沫若、田汉、李健吾等戏剧家产生过影响。《阴谋与爱情》有不只一种的中译本，中国话剧团曾把它搬到舞台上来，1959年在北京上演，后又在上海上演。根据本剧摄制的德国同名电影，也曾在我国各地放映，受到我国观众的好评。



我们要讲的这个故事，是一个贵族青年和一个平民姑娘的爱情悲剧，它发生在18世纪的德国。当时正是德国历史上的“第一帝国”，即“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公元962—1806年）晚期。神圣罗马帝国到从12世纪起开始衰落。帝国欠缺公认的王室继承法，一旦皇帝去世，往往造成各选帝侯（有权选举皇帝的诸侯）因继任皇帝的纷争，导致帝国内战和出现无政府状态。继位皇帝必须以武力战胜其他不支持的诸侯，或者想办法赢得多数诸侯的拥戴，才能维系皇帝的权威；在这种情况下，神圣罗马帝国虽然有各成员国集结成一个核心“国家”之名，实际上却逐渐演变成为一个松散的“邦联组织”。

后来，经过三十年战争和七年战争，整个帝国分裂成三百多个大小邦国，这些邦国由王国、选帝侯国、公国、伯爵领地、男爵领地和帝国自由市等组成。到了17世纪以后，神圣罗马帝国政治上进一步分裂，经济凋敝，远远落在英国和法国之后。所谓“帝国”早已是有名无实。邦国的统治者王公贵族们，对帝国无不或明或暗地搞独立，对臣民则专横统治，几乎个个都是暴君。

在这个故事里，某公国的统治者公爵只是个不出场的幕后



人物，但平民姑娘和贵族青年的恋爱悲剧像一面镜子，不仅照出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更反映了当时德国宫廷贵族与市民阶层之间尖锐的矛盾。



第一章



· 3 ·

一天早上，乐师米勒在家里拉了一会儿大提琴，想到女儿的终身大事，他不由自主地叹了一口气。他已无心拉琴，于是从靠椅上站起来，把大提琴搁在一边，在房间里快步踱来踱去，心情非常烦闷。米勒夫人刚起床，她穿着睡衣，坐在桌子旁边喝咖啡。

“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事情早晚总得有个了结。现在麻烦大了，人们到处都在议论女儿和那个少校的事情。我们家眼看就要名誉扫地了！听说首相也知道了这件事，唉，不如来个一刀两断，再也不许那个贵公子进我们的家门。”米勒懊丧地说。

听了丈夫这样的话，米勒太太放下手里的咖啡杯，反驳道：“又不是你引他上门来的，也不是你把女儿硬推到他身边去的。”和丈夫的态度不同，对女儿能有幸攀上首相家这门高亲，米勒太太是十分高兴的。

米勒一听这话来了火气：“我是没有硬叫他来我家，我也没有把女儿硬给他送上门去，可是谁跟你讲这个？我是一家之主，

我就应该对女儿多加管教，早就该对这个少校不客气了。也许我应该把他们之间的事情告诉他的父亲首相大人，首相只要对这个乳臭未干的公子哥儿一顿臭骂，就可以把他撵出家门。都怪我心慈手软，没有这样做。”

米勒太太啜了一口咖啡，不紧不慢地说：“笑话！简直是胡扯！你有什么不是？谁能拿你怎么样？你只管干好你的本行，多找些学生教他们学琴吧！”

“你怎么这么说话？你看这件事的结果会怎样？照我看，他是不可能娶我们的女儿，只是一时兴起而已。这种富贵子弟到处拈花惹草，干这种事熟门熟路，很容易得手。我们的女儿年轻漂亮，他当然早就想吃天鹅肉了。夫人啊，你得对这小子多加小心！就算你从每一道木板缝隙看住他，在每一个角落提防他，他还是会在你眼皮底下将她拐走。玩弄过之后，他溜之大吉，害得女儿一辈子挨骂，嫁不成人。”说到这里，米勒用拳头敲打着额头，“我的老天啊！简直不敢设想！”

“千万不能这样！慈悲的上帝，保佑我们吧！”米勒太太也害怕起来，站起身来祈祷。

米勒反倒坐定在靠椅上，他今天决心要说服妻子：“事情眼看就要这样了。不然，你认为一个轻浮子弟图的是什麼？我们的女儿这么漂亮，身材苗条，步履轻盈。至于脑袋里面是什样子，那就无所谓了，一般人看你们女人才不管这些，只有上帝才不肯忽略内在美。人总是人，我是应该知道的呀。”

米勒太太轻轻摇了摇头：“可是，我想你应该看看他写给我们女儿的那些信。在信里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他一心爱着她美丽的灵魂。”

米勒骂道：“坏透了，这叫挂羊头卖狗肉。男人看中自己喜

欢的姑娘，想要讨好她，就会花言巧语地哄骗她。想想我当时是怎么干的？先是一本正经，火候一到，心心相印，接下来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夫人还是坚持夸奖那位斐迪南男爵：“你先看看少校带到我们家的那些漂亮的书吧。女儿总是照着这些书来祈祷。”

米勒嗤之以鼻地说：“哼！祈祷！得了吧，把这些废料全扔到火里去吧！我的女儿啊！天知道她把什么欺人妄语都一股脑儿吸进去，然后就像西班牙苍蝇一样进了血管，连我做父亲的辛辛苦苦保持着的一点点基督教精神也被糟蹋得七零八落了。把这些东西扔到火里去！那个丫头脑子里装满了不知道的一些鬼东西，它们把她勾引上邪路，在花花世界里游游荡荡，结果再也回不到自己的老家；而且忘掉她的父亲，甚至为了他是个小小的提琴师而觉得可耻。最后，还要使我将来不可能得到一个精明正直的女婿，一个会热心照顾我利益的好女婿。不行！上帝在惩罚我！”

他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气冲冲地继续嚷道：“这事情不能再拖了！这个少校，对，这个少校如果再进我的家门，我就立刻把他撵出去！”米勒气呼呼地说完，就迈大步朝大门口走去。

米勒太太劝阻道：“千万别乱来，米勒！光是少校送来的那些礼物，就可以换来多少钱啊……”

米勒猛地站住，转过身子快步走到妻子跟前，骂道：“你拿我们女儿去换钱？你给我见鬼去吧！我宁可背着提琴到处卖艺乞讨，换一口热饭吃，我宁可砸碎我的大提琴，把大粪浇上回音板，也比让我的女儿靠出卖灵魂和幸福去赚钱好受些！别再喝那要命的咖啡了，别再吸那高档的鼻烟了，这样你就不用去出卖女儿的色相了。在这个讨厌的家伙来我们家之前，我们本



来就吃得好穿得暖，生活得很好嘛！”

“你别冒冒失失胡来，我只是说，不能怠慢少校大人，他毕竟是首相的儿子呀。”

“问题就在这儿。就是因为这个，这事今天得有个了结。如果首相是个讲理的父亲，他一定会感激我。你把我那件红色的丝绒外套给抹干净，我这就去见首相大人。我要对他说：您的公子看上了我的女儿。我女儿做您家公子的太太配不上，做您家公子的姘头，我决不答应。事情就此了结！”

就在米勒夫妇俩为女儿的终身大事吵得肝火正旺的时候，忽听有人在敲门。敲门声缓而不急，似乎要让人感到敲门者是个很有礼貌的绅士。米勒夫人开了门，只见一位戴着礼帽握着手杖的男子，未进门便摘帽行礼问好。来者是首相的秘书乌尔姆，他是米勒家的远亲，早已为露易丝的美貌倾倒，希望有朝一日能娶其为妻。虽然露易丝从来就没对他有过什么好感，但他并不死心。

“早上好啊，秘书先生，欢迎你来我家！”米勒夫人笑着招呼道。

“好嫂子，这儿可是一位潇洒的公子光临的地方，我这个平头百姓的到来又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呢。”乌尔姆自嘲道。

“快别这么说，秘书先生。瓦尔特少校大人看得起我们这儿，使我们蓬荜生辉，可是我们不会因此便看轻别人呐！”

米勒看到乌尔姆总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但他毕竟与自己沾亲带故，既然上门来，总得以礼相待。“给客人搬椅子来啊，老婆子！我的朋友，请把外衣脱了吧。”

乌尔姆放下帽子和手杖，脱了外衣，坐下后，吞吞吐吐地说：“唔，那位以后跟我一起的……或者说，那位不再正眼瞧我

的小姐怎么样了？我真希望……不要再见她，露易丝小姐怎么样了？”

米勒太太说：“多谢关心，秘书先生！难得你一直牵挂着她，她可不是一个高傲的孩子！”

米勒生气地用胳膊肘撞了撞她，嫌恶地说：“老婆子！”

“真是不巧，秘书先生，我女儿去做弥撒去了。”

乌尔姆笑着说：“这很好啊，我很高兴我未来的妻子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米勒夫人笑咪咪的，尽量想显出高雅的样子：“是的，可是，秘书先生……”

妻子的一脸蠢相使米勒感到非常狼狈，他一把扭住她的耳朵，骂道：“死老婆子！”

可是他夫人并不买账，她挣脱米勒的手，继续说：“只要我们家能为你效劳的地方，您只管说，秘书先生。”

乌尔姆露出狡猾的神情，双眼闪着虚伪。“我明白你的意思。谢谢你，谢谢你，嘿嘿！”

米勒气恼至极，对着妻子的屁股踢了一脚，骂道：“蠢货！”

米勒夫人躲到了一边。“可是，秘书先生，你自己也一定看得很清楚……”米勒夫人停顿片刻，又接着说，“常言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做母亲的总不应该挡住她独生女儿的幸福吧。您也许可以猜得中我的心事，秘书先生。”说完，她扬起头，一副自豪的样子。

乌尔姆不安地在椅子上扭动，抓抓后脑勺，尴尬地扯扯衬衫袖口和衣襟，说：“我有点不太明白——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嗯，嗯，我只是这样想，我是说——”米勒太太清一清嗓子，“仁慈的上帝就要使我的女儿成为高贵的夫人了。”



乌尔姆一听这话急了，从椅子上跳起来说：“你说的是真的吗？当真是这样？”

米勒先生说：“坐下来，坐下来，秘书先生！这女人是个糊涂虫。我女儿哪里会成为什么高贵夫人？如果旁人伸长耳朵听她胡说八道，岂不成了十足的蠢驴？你别相信她说的话。”

米勒太太在一边说：“你骂吧，爱骂多久就骂多久。反正我心里清楚，少校大人说过的话肯定是算数的。”

米勒气得火冒三丈，跳过去抓起大提琴，威胁妻子：“你还不闭嘴？你想尝尝大提琴敲在脑袋上的滋味吗？你知道什么？少校说过那样的话吗？蠢货，还不滚到你的厨房去！”说完，他转身对乌尔姆说：“别信她胡扯，老弟！您总不会把我看作一个蠢货，以为我愿意拿女儿来做向上爬的本钱吧？您不会把我当成这种人吧，秘书先生？”

乌尔姆说：“我不会把你看成那种人的，乐师先生！我知道你是一个说话算数的人。再说了，我当时对你女儿提出正当的要求，是完全可以保证她的幸福的。首相器重我，他准备提拔我，今后我将有丰厚的收入和令旁人羡慕的社会地位。你瞧，我对露易丝小姐可是一片真心啊！要是她听任一个夸夸其谈的公子哥儿牵着鼻子走……”

米勒太太打断他的话：“乌尔姆先生，请你说话尊重别人！”

“你给我住口！别当一回事，老弟，还是那句话，去年秋天我就给你说了，今天再讲一次。我不能硬要求女儿怎样，要是她觉得您合适，这样很好，她就能和你和睦相处。要是她摇头，你碰了钉子，跟我喝一杯酒算啦，这事就到此为止。是否打算同您一道生活的是我的女儿，不是我。我为什么要勉强她接受一个不合她口味的丈夫呢？我已经老了，我不希望在我这把年

纪还让恶毒的敌人弄得我每喝一杯酒、吃一口汤都会听到这样的话：你是个糟蹋自己孩子的混账东西。”

米勒太太说：“一句话——我决不答应。我这女儿生来就高贵。要是我丈夫听信别人胡说八道，我就上法院去。”

米勒：“希望我打断你的手脚，是不是？多嘴婆娘！”

乌尔姆凑近米勒说：“对女儿来讲，父亲的意见总是很有分量的，希望您了解我，米勒先生。”

米勒说：“真是笑话！真正需要了解你的人是我女儿。以我这个爱发议论的老头儿看，你是不会让我挑剔的女儿中意的。一个女人的心思就是对一个乐队指挥来说也太细腻。而且，老弟，说句心里话，我是一个不会绕弯子的爽快人，我出的主意未必会得到您的感谢，我决不会劝说我的女儿嫁给某某人，可是我要劝告我的女儿不要嫁给您。对不起，让我把话说完，一个男子求爱，要找女方的父亲帮忙，我看这样的男人没什么出息。要是他真有能耐，就不会厚着脸皮，通过这种老掉牙的门路向他的意中人显示自己的本事。没有这个胆量，就是脓包一个，这号废物没有女人会喜欢。他应该撇开女方的父亲在女方身上下功夫，他要是能做到这一点，使得她宁可甩掉爸爸妈妈也不放开他，或者她自己跑来跪在爸爸脚下寻死觅活，不答应她嫁给自己的心上人就死不罢休，这样的男人才是真正的男人！这样才叫真爱。如果他不能使女人爱他到这个程度，他就只配做些抄抄写写的工作。”

乌尔姆听到这里，脸涨得通红，伸手抓起帽子和手杖，走出屋子，干笑两声道：“谢谢你，米勒先生，谢谢你。”

米勒跟在他后面，继续冷嘲热讽：“谢谢？谢我什么？你一无所得呀，秘书先生！嘿，你给我回来，你就这样走嘛！”乌



尔姆头也不回地走了。

米勒转向妻子说：“我看到这个家伙就讨厌，他就像是被哪个走私贩偷偷贩运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你瞧他那双细小狡猾的眼睛，就像做贼心虚的耗子一样，头发发红，下巴突出，人品又不好。哼，如果把我的宝贝女儿胡乱丢给这样一个无赖，那我宁可自己去死——愿上帝饶恕我！”

米勒太太啐了一口，恶狠狠地骂道：“老东西，你把嘴巴给我放干净点！”

米勒说：“你也别再提你那个什么公子哥儿！刚才你把我气得要命，每次你该聪明一点儿的时候，偏偏总是蠢得不能再蠢。你刚才说女儿将成为高贵的夫人那话是什么意思？这个人我算看透了！他今天听到你说这样的话，第二天就会传得沸沸扬扬。他就是这路货色，到处串门转悠，嘴上没有把门的，万一他添油加醋，说出什么离谱的话，国王、王后和首相都会知道，到时候有你受的！”

听了丈夫这些话，这一段日子来一直在做着美梦的米勒太太，心里隐隐有点害怕起来。



第二章



· 11 ·

乌尔姆走后不久，露易丝从教堂里回来了。露易丝衣着朴素，但是大方得体，美丽动人。她手里拿着一本《圣经》，步履轻盈，一头披洒在肩头的金发在微风中飘起，街上的男男女女见到她走来，都会不由自主地朝她看一眼，或是赞叹，或是羡慕，或是嫉妒。

露易丝一进家门，放下《圣经》，就走到米勒跟前，一边笑，一边握着他的手说：“早上好，亲爱的爸爸。”

米勒慈爱地看着女儿，说：“早上好啊，露易丝。你时时不忘造物主，我真为你感到高兴。希望你能永远这样，造物主自然会护佑你的。”

露易丝却叹了一口气：“唉！我罪孽深重啊，爸爸！”然后她转向米勒太太说：“妈妈，他来过吗？”

“孩子，你说的是谁呀？”米勒太太问道。

“我忘了说清楚了，除了他还有别人呢。我脑子里混乱极了——他没有来过吗？瓦尔特没有来过吗？”